

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

任繼愈 主編

河南教育出版社

綜合卷  
七

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

林文照 主編  
河南教育出版社

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 綜合卷 (第七分冊)

目 錄

咳餘叢考節選提要 (王揚宗) .....	七一
咳餘叢考節選 (清·趙翼) .....	七一三
易圖略提要 (董光璧) .....	七一七五
易圖略 (清·焦循) .....	七一七七
疇人傳、續編、近代疇人著述記、三編、四編提要 (王淪生) .....	七一三三
疇人傳、續編、近代疇人著述記、三編、四編 (清·阮元等) .....	七一三七
格致古微提要 (王揚宗) .....	七一七八九
格致古微 (清·王仁俊) .....	七一七九一
格物中法提要 (王揚宗) .....	七一八八八
格物中法 (清·劉嶽雲) .....	七一八九一

《陔餘叢考》四十三卷，清趙翼撰。

趙翼字雲松，號甌北，江蘇陽湖(今常州)人。生於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卒於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他是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的一甲三名進士(即「探花」)，歷任內閣中書，翰林院編修，鎮安府知府，貴西兵備道等，後辭官歸里，從事著述講學。趙翼是清代中葉著名的文學家和史學家，所著《甌北全集》包括《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補遺一卷、《陔餘叢考》四十三卷、《簞曝雜記》六卷續一卷、《甌北詩鈔》二十卷、《詩話》十二卷、《文集》五十三卷等。《陔餘叢考》初刊於乾隆庚戌(一七九〇)，是他自黔西罷官以後的讀書札記，逾十餘年纔刊行問世，以其為循陔時所輯，故名曰《陔餘叢考》(小引)。全書編次，以類相從。卷一至四論經義，卷五至十五史學，卷十六至二十一掌故，卷二十二至二十四藝文，卷二十五紀年，卷二十六、二十七官制，卷二十八、二十九科舉，卷三十、三十一風俗名義，卷三十二喪禮，卷三十三器物，卷三十四、三十五數術神佛，卷三十六至三十八稱謂，卷三十九至四十三雜考。這裏選錄其卷一至三、十六、十九、二十一、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中的部分條目。

在這部讀書筆記中，作者充分發揮了他綜貫史籍，考據慎密的特長，對許多問題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如「畫卦不本於河圖」，「易不言五行」(以上卷二)，和《周禮》冬官補亡之誤(卷三)等條，都能言之成理，頗有說服力。卷二、卷十六和卷三十四中有關於支、曆法紀年等問題的條目，多能綜核名實，稽考史書，象「一日十二時始於漢」，「十二屬相始於後漢」，「二十四節氣」等條，雖不能說已成定論，但不失為一家之言，作者發掘的許多史料至今仍很有參考價值。

趙翼還十分重視器物起源的考證。如「造筆不始於蒙恬」條(卷十九)，用確鑿的文獻證據說明了毛筆不是史傳所謂蒙恬發明，「火砲火鎗」條(卷三十)根據大量的史料分析推斷火砲起於南宋金元之間，烏槍起於嘉靖年間，「木棉布行於宋末元初」條(卷三十)也是在博稽羣書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這些札記原原本本，每一篇都是重要的史學考據論文。其它如「眼鏡」、「摺扇」、「竹夫人湯婆子」、「牛皮船」、「水晶」、「琉璃」、「料絲」和「金魚」等條亦皆彈見恰聞，說明作者讀書之多和閱歷之廣。上述條目，對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趙翼以史學、文學著稱，但在他的讀書筆記中出現這麼多關於古代科技名物、制度的考據之作並非偶然。首先，「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在考據性的筆記中，綜核名實，考證經史、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等內容，往往是必不可少的，象宋代的王應麟的《困學記聞》、明代謝肇淛《五雜俎》、清代顧炎武的《日知錄》等，無不如此。其次清代學術受西方傳入的天算格物之學的影響，乾嘉考據之學的形成就與西學有關，考據學者往往兼通曆算博物之學，所以他們的考證往往不限於經史藝文，而兼及博物。如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俞正燮的《癸巳類稿》和《癸巳存稿》等，較之趙翼的《陔餘叢考》，在這一方面也毫不遜色。

本卷據乾隆五十五年湛貽堂刊本影印。

咳餘叢考序

夫良弓九合斯稱鉅黍之名大樂六成乃著總干之象  
故蘇世之學兼蓄乎支渠載道之文不局於矩步履稀  
削鍊能助方聞考縷刻麻胥歸淳制用以盧半往載祓  
飾前謨聚大魁而為笙結春芳而崇佩若雲崧先生者  
其今世之深寧叟乎先生味道之腴食古而化三長兼  
擅乎史氏九能可以為大夫凡夫斗簡觚編龜枚鳥卜  
天儀軌象地節堪餘凡將元尚之篇乘方割圖之術以  
及青囊之秘策黃石之內書莫不星宿森羅雲霞亂費  
同撐腹笥妙決言泉東王投千二百號但聞天笑侍中  
奪五十餘席誰及澗翻於是奏罷長楊便隨羽獵吟餘

咳餘叢考序

紅藥更上蓬萊坐第七車承玉音之問答給向方札作  
官樣之文章豈不論可榮花口將吐鳳而乃一麾出守  
數載從軍參上將之韜鈴駟書生之筆舌斯時也大旗  
日落萬馬無聲古塞雲屯荒燐四起盾鼻磨墨弩牙發  
機胸羅破陣之圖翰灑洗兵之雨直欲曲鳴榔鼓碑借  
崑崙固未暇覲縷陳編鑽研舊業密爾自娛於斯文也  
士各有志水亦知歸乍釋戎容遠懷初服雖福星一道  
冀慰蒼生而壽母七旬敢違白首鱸魚有味護草忘憂  
岫幌依然楹書無恙爰於愛日之暇彌勵惜陰之心七  
層支白傅之陶瓶十手佐蘇公之筆錄源通河漢環流  
太極之泉藥合刀圭高築軒光之竈郵能考異契乃參

咳餘叢考

同萌抵百家喉衿羣籍成叢考四十三卷標以咳餘紀  
實也今夫土夫木伯俗見易營而守經者非之折楊皇  
考里耳傾聽而審音者笑之自志別九流書沿五體語  
焉莫知所本述者但撮其文遂至朱紫相淆焉烏失據  
黃車使者小說托於虞初白水真人部居失乎漢紀使  
非擊麟皮之鼓城處同宣燃風髓之燈昏衢畢照正恐  
佩無迷穀寶但康瓠誰復登道後而溯洄仰謨蕩而斟  
酌乎先生以茂先之博濟公彥之勤以夏侯之顛門衍  
江生之師法經疾史恙洞中其支蘭書雋言鯖各飭其  
滋味每伸一解則吻縱濤波或下一籤則意窮冥漠貴  
游畏其折角時輩聽之解頤斥憑虛公子之辭傳公是

咳餘叢考

序

上

先生之記拈毫獨笑弄墨忘疲滄海瀾回入尾閭而競  
納泰山雲起積膚寸以成奇即此一編已堪千古麒水  
端莫見宙合難窺乃以鴻筆之如椽下付觚生而作序  
歸田可樂正將山水從君記事有珠先以光明照我愧  
讀書未能見道失已東隅喜問字特許叩門禮應北面  
自忘蠡酌願附驥旄如謂公家之才尚堪俳偶長謙之  
業亦有條抄則樞貌僅存蓬心未洗是猶棘林螢耀而  
與夫樽木龍燭也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四月望前三日同館後學吳錫麒  
拜篋

咳餘叢考小引

余自黔西乞養歸問視之暇仍理故業日夕惟手一編有所得輒削記別紙積久遂得四十餘卷以其為循咳時所輯故名曰咳餘叢考藏篋行久矣觀記淺狹不足滿有識者之一笑擬更廣探經史增益成書忽忽十餘年老境浸尋此事遂廢兒輩從做篋中檢得此稿謂數年心力未可拋棄遂請以付梓博雅君子幸勿嗤其畀陋其中或有謬誤更望賜之駁正俾得遵改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嘉平月趙翼識

咳餘叢考

小引

十一

咳餘叢考卷一

五經正義

陽湖



五經正義雖署孔穎達名然實非出一手顏師古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既成太宗又令諸儒詳覈諸儒傳習已久皆非之師古引晉宋以來古今本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始服是師古於此書功最深孔穎達傳亦云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命付國子監施行是師古外又有司馬才章等參訂也未幾馬嘉運駁正其失永  
咳餘叢考 卷一

畫卦不本於河圖

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大禹因洛書而演疇古無是說也論語河圖與鳳鳥並言但謂王者之瑞耳其畫卦之由則繫詞下傳明言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並未言因河圖而起也繫詞上傳雖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然上文尚有天地變化聖人效

之等語則圖書雖亦畫卦所取而畫卦究非專取圖書也漢儒因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語遂疑爲畫卦所本然亦尚未以畫卦專指河圖演疇專指洛書按禮緯合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見孔穎達周易正義卷首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亦見繫詞正義是皆謂圖與書俱畫卦所本也自孔安國始析言之其於尚書顧命之河圖論語之河不出圖皆曰河圖八卦也其於洪範之九疇則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也自此說行而劉歆宗之亦以爲伏羲繼天而

亥餘叢考

卷一

二

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見漢書五行志於是馬融王肅姚信輩奉其說至今牢不可破矣不知繫詞所言畫卦之本已極明白漢儒不過因聖人則之之語而強爲傳會安國又析爲卦取圖疇取書其爲臆說更不待辨學者不信繫詞而轉信漢儒可乎卽謂禹演疇本於洛書矣繫詞洛書與河圖並言則皆上古時事是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書豈直至禹始出乎隋書經籍志云聖人受命則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是亦但以爲聖王之瑞未嘗謂畫卦所本沈約宋書符瑞志謂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以授軒轅隋經籍志又謂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相傳

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則又不以河圖專屬之伏羲洛書專屬之神禹也

易不言五行

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而不及五行尚書舜禹授受始言水火金木土而又列以穀爲六府幾疑唐虞以前尚未以五者爲定名所謂太皞炎帝少昊顓頊五德迭王者皆後人追溯之辭也然洪範繇埋洪水汨陳其五行則又似繇以前已有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澤卽水也坎水兌澤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爲用於天下者轉不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後儒據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亥餘叢考

卷一

三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爲河圖之數而以洪範所謂一曰水者配河圖之天一謂之天一生水而河圖之位一與六居下故又謂地六成之以洪範所謂二曰火者配河圖之地二謂之地二生火而河圖之位二與七居上故又謂天七成之金木土皆假此又泥於孔安國易卦本於河圖之說河圖既有此五行是五行之理已寓於易之中鄭漁仲六經奧論因謂月令之記四時曰木火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數虞書之記六府曰水火金木土者乃五行相尅之數惟易與洪範所言五行則天地生成之數卽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漁仲亦以爲五行在易中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說大衍之數並未言生水生火



也卽以洪範所謂一水二火配之適相脗合然亦係繫辭推闡河圖之數如此而伏羲畫卦則但以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取象並未及五行也竊意伏羲畫卦專推陰陽對待變化之理言陰陽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則另出於圖書唐虞以前圖書自圖書易卦自易卦不相混也後儒以陰陽五行理本相通故牽連入於易中而不知易初未嘗論及此也觀此則余所謂畫卦不本圖書者益非好爲創論矣

河圖刻玉

河圖昔人皆以爲河中龍馬負圖其旋毛有八卦之象惟元人俞琰則謂玉之有文者蓋據尚書顧命天球河

陰餘叢考

卷一

四

圖在東序謂河圖與天球並列應亦是玉崑崙產玉河出崑崙故亦有玉當是玉有文具八卦之象耳此說頗新按顧命河圖與大訓對列於東西序孔傳謂河圖卽八卦大訓卽典謨歷代傳寶之明此二者皆書策也若河圖是玉之有文者豈典謨亦玉之有文者乎則琰之論固臆說也然大訓與宏璧琬琰同列河圖與大玉夷玉同列皆是三玉一書不應簡冊混於彝器之內當是古人貴重此二者而刻之於玉故列入寶器耳然則非玉之生而有文乃摹其文於玉也

易闕文衍文

易未遭秦火最爲完書然其中闕文衍文亦不一而足

如繫辭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爲衍文固人所共知矣漢書杜欽上王鳳書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今周易無此文沈作喆萬簡云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觀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則公用句原文應有弓矢二字今無之王昭素謂序卦離者麗也之下諸本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感者咸也凡十四字今亦無之是皆闕也朱子語類載郭京易卽鹿无虞鹿作麓其象詞則云卽麓无虞何以從禽也謂入山麓而無虞人導之何以從禽也今作卽鹿无虞以從禽也是誤一鹿字脫一何字也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以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憶憶往來以下十一

陰餘叢考

卷一

五

節皆文言也卽亢龍有悔一節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易之錯簡也王鑿震澤長語云漢文帝時十翼所存惟彖象繫詞文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污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二後人以序卦雜卦足之今按說卦中乾爲天爲圓爲玉爲金爲寒爲冰之類朱子亦謂其多有不可曉者而荀九家於乾之下又有爲龍爲直之類坤之下又有爲牝爲迷之類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說卦已亡而後人雜取以補之者則說卦之原文久缺也又如上繫第十章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語其下又有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二

語豈有孔子自作繫詞又自引已語以證之則此子曰  
二字亦衍文也

### 尚書名起於伏生

禮記經解云疏通知遠書教也與易教詩教並述未嘗  
云尚書也左傳國語及戰國諸子書凡引書或曰夏書  
或曰商書周書亦皆無尚書之名其稱為尚書者自伏  
生始孔安國所謂伏生口授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  
謂之尚書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後之解者紛紛王肅謂  
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則以上為君矣鄭康成云尚  
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則以上為天矣康成又據  
緯書璿璣鈴之說謂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則又以尚  
該餘叢考 卷一 六

### 尚書古今文皆出壁中

孔安國書序魯共王欲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  
虞夏商周之書此古文尚書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書  
安國謂伏生口以傳授者則似非出於壁中然史記云  
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  
求其書已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班  
書藝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  
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是今文尚書亦出自壁  
中故孔穎達謂伏生初亦得於壁間傳教既久誦文熟

遂以口授而安國因謂之口以傳授也劉向別錄武帝  
末民間有得泰誓於壁間者獻之使博士讀說數月皆  
起傳以教人又後漢書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  
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  
誓三篇王充論衡亦云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  
尚書一篇於是尚書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尚書二十

八篇增泰誓為二十九篇則所謂逸尚書者即是泰誓  
是泰誓亦出自壁也按此泰誓係  
偽書說見後蓋遺秦有挾書之禁學  
者多藏書於屋壁以避時禁而俟後世固不獨孔壁中  
一本也後漢書杜林傳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  
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其時孔氏古文傳未行故賈之  
該餘叢考 卷一 七

### 壁書非孔襄所藏

孔壁藏書安國傳但云我先人藏其家書於屋壁而未  
嘗指為何人家語序則謂孔子裔孫子襄所藏按史記  
子襄為漢惠帝時博士遷長沙守而漢書惠帝除挾書  
之禁則子襄出仕正當開禁之時且身為博士尤可表  
彰先學若書是其所藏豈有不出之以廣其傳而尚鋼  
諸屋壁者按隋經籍志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  
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陸德明釋文亦云書者孔  
子刪錄百篇為之序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是藏

書者名惠非襄也

虞夏商周書目孔子所分

左傳引二典三謨今俱在虞書之中而左傳稱為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也其名之曰虞書者蔡九峯云或以為孔子所定此蓋因孔安國書序而推之按書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孔穎達謂壁內所得有此題目也然則以典謨為虞書本孔壁之原題春秋時尚以典謨為夏書而壁書題為虞書其為孔子刪書時所定無疑也春秋時謂之夏書者以其書本夏時所作孔子題為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於唐而謂之隋書唐書修於

陔餘叢考

卷一

八

宋而謂之唐書也或曰伏生尚書大傳以典謨及禹貢等篇通謂之虞夏傳此以典謨為虞書安知非出於孔安國所分曰吾正以安國尚書傳而知其非安國所分也堯典開首即云曰若稽古此後代追敘之詞文義了然安國豈不知乃必以順考古道釋之正以泥於卷端有虞書二字據以為虞史官所作既為虞史官所作則堯典不應有若稽古之語故不得不曲為之解則以典謨為虞書必非安國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為孔子所定益為有據推此則商周書當亦孔子所定左傳祁奚舉善篇引商書曰沉漸剛克高明柔克樂書救鄭篇引商

書曰三人占從二人此皆洪範詞左傳稱為商書今依壁書次序則在周書中是知以洪範入周書亦孔子所定也九峯以舜典三謨為夏史官所追記固足以正安國穎達之誤而於堯典猶以為虞史官所作則仍未免二孔之見試思虞之與唐相去幾時而謂之古乎則堯典亦夏史官所追敘可知也大禹謨亦有若稽古之字蓋夏中葉後史官追記之書也

宋儒疑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自宋以來諸儒多疑其偽吳才老曰古文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書之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子曰

陔餘叢考

卷一

九

凡書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又孔安國書傳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似與孔叢子同出一手吳草廬曰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為偽者自此三說行而後人附和紛紛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讀今文何以皆難讀二語不知古文所以易讀之故本在史記儒林傳及安國書序中學者初不深求耳儒林傳曰孔壁有古文尚書

安國以今文讀之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觀是安國本不識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對讀始以意揣而識其字既識古文則今文所無者即以今文與古文相同之字讀之間有不識者則以文義貫穿之略如鳩摩羅什及房融等之譯經其義則原本其詞則有出於繙譯時之潤色者故與諸書所引尚書文轉有參差不盡符之處且所譯之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職是故也蓋安國所傳古文原從科斗字譯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無改換也後人不於科斗轉為隸字之處反覆推求

陔餘叢考

卷一

十

但謂古文即科斗原文因而致疑於二十五篇何以皆文從字順母怪乎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矣至草廬謂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是直謂偽造者歷採各書所引尚書之文零星彙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則孟子所引放勳殂落我武維揚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勞之來之等句應亦尚書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左傳國語所引書尚多如左傳楚公子棄疾如晉晉人欲弗納叔向引書曰聖作則又叔向告韓宣子斷獄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衛獻公在夷儀篇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國語單襄公論卻至將敗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以上皆春秋時人所引書戰國策述荀息之

陔餘叢考

語曰周書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亦見汲冢書武稱解蘇秦說魏王引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本周廟中金人銘蓋周人已棄之於書矣魏策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章勸桓子與之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韓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語按老子微明章與此大同小異蓋史故見此書王應麟謂蘇秦所讀陰符經當即此韓非子外儲篇引周書母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亦見汲冢書呂覽聽言篇引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書曰刑三百莫大於不孝慎大篇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眾不如無有貴信篇引周書曰允哉允哉史記蔡澤說應侯引

陔餘叢考

卷一

十一

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又蒙恬傳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以上皆戰國時人所引書韓詩外傳哀公取人章引周書曰為虎傅翼與韓非子同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曰欲起毋先商鞅傳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漢書蕭何傳引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又劉涓子傳引周書曰毋為權首將受其咎淮南子泛論篇引周書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覽真篇引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白虎通引書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漢書律志引書曰先其算命主父偃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引平當傳引周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

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蕭望之傳引書曰戎狄荒服王商傳史丹引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王莽傳引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王充論衡引書曰子惟率夷憐爾又引書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又引梓材曰強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後漢書楊賜疏引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又劉愷傳引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左傳杜註引作雒篇曰千里百縣以上漢晉縣人所引書如此之類書之零章斷句散見於他書者正多又何以不一一補綴成篇而聽其在二十五篇之外則草廬所云歷採各書奏集成文之說究未可為定論

陔餘叢考

卷一

圭

也今文尚書世以其出於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盤庚等篇所以告諭愚民使之家喻戶曉豈轉作此艱澁不可解之語若謂當時語言本是如此則左傳國語所引夏書商書何以又多文從字順絕不如此今因其艱澁不可解遂謂之古奧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論矣以九十餘歲之人追憶少時所習記誦豈無遺忘一也以齒豁口呿之年語音豈無淆混二也以土音授異鄉之人兼令侍婢傳述字句豈無訛謬三也然則今文尚書亦未必字字皆孔門原本與古文尚書正同未可以易讀而致疑難讀而深信也

按安國書序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為隸古定云云閻百詩力斥其偽謂蕭何以六體試學童一曰古文卽科斗書是漢初已使人人習之何以孔壁中古文無人能識然衛恒書勢則謂古文絕於秦漢與人不識故逸在秘府不立學官恒晉人去漢初未遠其說必有所自當秦焚書書之科斗字者已盡在所焚中否則藏之壁莫敢習讀其現行文字惟斯篆邈隸是以漢初科斗之學已絕迨後壁書漸出如安國輩以今文讀之解釋傳播始有識者至哀平間劉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曉故諸儒尙畏難而不肯立況安國時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識古文乎

陔餘叢考

卷一

圭

舜典當從月正元日起  
伏生今文尚書但有堯典而無舜典今所傳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據伏生今文俱在堯典之內孔安國所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是也孔壁古文書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國書傳散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下分為舜典則自東晉始孔穎達云東晉初梅賾上孔傳猶闕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開皇中購遺典始得之是也陸德明釋文謂梅賾上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以續之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肅不能得乃取王肅註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為舜典則以慎徽以下為舜典或自肅始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

八字冠於慎徽之首而為今之舜典孔穎達作正義本之蔡沉作集傳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真本而引之為堯典則此明是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也孟子不足據而晉人反足據乎况史記堯本紀直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巡狩封山濬川及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如是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於釐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晉人徒以慎徽以下

陔餘叢考

卷一

古

皆舜之事遂分為舜典不知禪位於舜是堯晚年一極大事敘舜之功正見堯之禪讓得人賓門納麓皆是堯試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從慎徽截斷則堯之事未了成何堯典耶况舜典末總敘舜三十登庸至陟方乃死作結以此例之則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正是堯典之總結是堯典必當以遏密八音為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屬舜典也然近日王西莊尊信伏生今文太過又全以今舜典為堯典而謂當別有舜典一篇已經亡逸則又屬過論顧寧人謂古時堯典舜典格於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咨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咨之詞已明則無嫌也爾百詩亦謂本堯典一篇而兼敘堯舜事是尚皆謂二典本合在一篇並無別有舜典一篇之說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即位以後咨岳

牧命九官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俱指為堯典其末陟方乃死一節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又史記舜本紀即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遷既從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並非別有舜典一篇而必泥於今文尚書之舊以今舜典作堯典亦窒碍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則舜典不過寥寥數語似非全文不知舜之功業全在堯未崩以前已敘入堯典內及即真後則第君臣交儆而已無他事雖有征苗一節旋即來格故孔子亦嘆為無為而治可知舜典本自無多

陔餘叢考

卷一

五

正不必以寥寥數語為疑惟此篇若但從月正元日起似無頭緒則大航頭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雖真假不可知而即以乃命以位冠於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之上亦屬語氣緊接固無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遏密八音以前乃堯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後則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證後有史記舜本紀作證試平心玩其文義則知此說雖創論而實定論矣

納于大麓

宋儒改正五經注疏亦有不如舊本之善者尚書納於大麓孔安國訓麓作錄謂使舜大錄萬幾之政而風雨以時也王肅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子堯使舜大

錄萬幾之政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  
有迷錯愆伏正與烈風雷雨弗迷之義相合漢書于定  
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後漢書劉愷傳三公協和陰  
陽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  
錄庶政調和陰陽解惟尚書大傳云堯推尊舜納之大  
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史記亦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并謂洪水為患堯使舜相視  
山林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舜獨不迷今蔡傳實宗此說  
然反淺矣楊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關法之戲也鄭康  
成註尚書大傳謂堯築壇於山麓命舜陟位大錄天下  
之事則又兼用山麓大錄二義未免岐互蘇氏又云或  
陔餘叢考 卷一 去

曰納於大麓蓋納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會有大風  
雷之變禱之而息所謂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說

元愷四凶皆在尚書辨

左傳八愷蒼舒墮敷禱戴大臨屨降庭堅仲容叔達也  
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班書  
古今人表既列此十六人十六人內無庭堅有容叔而又別有  
高即契垂朱斯即受柏與益即伯及龍夔則左  
傳之元愷非尚書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國作尚書傳乃  
始以朱虎熊羆及夔斯伯與四人為在元愷之中以尚  
書朱虎熊羆與左傳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預註左  
傳則又以八愷為即垂益禹皋陶之倫蓋以左傳八愷

主后土而禹益實平水土且皆高陽氏之後又皋陶字  
庭堅也以八元為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亦以左傳八  
元主敷教而契實司之契與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  
熊名與左傳合故也然終未確指元愷內之某人且尚  
書所命九官及所讓之夔斯伯與朱虎熊羆人數較少  
不及十六人故古來未有即以此作八元八愷全數者  
吳仁傑乃分夔斯為二人伯與一人又分朱虎熊羆為  
四人合之禹益稷契皋陶垂伯夷夔龍九人共成十六  
之數似為巧合且杜預註渾敦為驩兜窮奇為共工檣  
机為鯀饕餮為三苗則左傳四凶即尚書四罪宜乎元  
愷十六人即尚書分命之衆官全在內矣然孔傳以夔

斯為一人漢表作夔斯亦以為一人未嘗分夔斯為二  
人孔傳以朱虎為一人熊羆為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羆  
為四人也吳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數究屬臆說

况孔穎達正義謂安國以伯虎熊羆在元愷內者以虎  
熊名字相合故耳皋陶即庭堅而益是皋陶之子皆當  
在八凱內垂則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愷之數等

語可知古人闕疑之慎而吳氏必牽合以充其數且以

蒼舒為禹字伯奮為契字未免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

矣蔡九家註亦以夔斯伯與為三人朱虎熊

羆為四人似與吳說相合然未確指為元愷

陟方

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巡狩而崩於蒼梧也韓昌黎則

陟方

陟方

據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皆曰陟因謂陟者昇天也猶言禮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之義也地勢東南下如言巡狩蒼梧而死應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傳主其說而以方字屬上謂陟方猶言升遐也據此則陟方即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應從孔傳巡守之說為是舜葬蒼梧見植弓山海經史記諸書孟子亦云卒於鳴條雖地名不同要其為崩於巡狩則有明據况地勢東南下者乃江浙耳若古之蒼梧在零陵九疑一帶正是湘水發源處地極高由吳地溯江而上步步皆逆流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

陟餘叢考

卷一

大

也安得云地勢下而不宜言陟乎昌黎亦嘗過嶺乃不知地形乎家語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陟方岳即書所謂陟方也是家語亦指為巡狩與孔傳之說合而必據竹書以陟為死之文以駁之亦固矣按王鑿證云孟子謂舜卒於鳴條按湯與桀戰于鳴條則其去中國不遠也何孟春註家語云陟謂葬也即有鳴條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是文合卒於鳴條於蒼梧二說而牽連之亦可備一說

萊夷作牧

萊夷作牧孔安國云萊夷之地可以牧放蔡傳因其說謂夷人以畜牧為生也然遊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穀故但逐水草耳萊在齊西境則固耕耨之鄉豈必以其萊夷而懸斷為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蓋萊夷

陟餘叢考

作牧者謂即用萊夷之長使之官其地統其眾如後世之士司耳牧即牧伯之牧漢官舊儀云東萊周時曰萊子國尤見即以萊人為君長之明證而必以牧放釋之亦固矣

三正

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書甘誓云有扈氏怠棄三正則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國因商周在夏之後故不敢以子丑寅釋之而但謂天地人之道王肅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為正然尚書大傳云王者存二代之後以備三正馬融註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鄭康成註堯典正月上日云帝王

陟餘叢考

卷一

九

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則三正迭建固不始於三代矣蔡傳亦云唐虞以前豈已有按魏書李業興使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此是何正業與曰之夏正梁武曰寅寅日出日即是正月中星為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是堯典亦夏正也此據堯典說堯之以寅為正月最為明確鄭康成謂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真偽

漢時別有泰誓一篇其中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化為赤鳥等事而於左傳國語孟子諸書所引泰誓之文無一語相合故馬融疑之謂其文義淺露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內也然漢以來此泰誓盛行諸儒所見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馬相如封禪書司馬遷周本紀皆引用白魚赤鳥之事王充



論衡引此非明言泰誓之文馬融謂春秋傳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國語引泰誓朕夢既卜三句孟子引泰誓我武維揚五句孫卿引泰誓獨夫受一句禮記引泰誓予克受非予武六句俱不在今泰誓之內世所註左傳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謂今泰誓無此文故諸論疑之韋昭註國語引氏之所欲二句亦云今考泰誓無此文可見諸儒所見泰誓皆武帝時所出之本故反疑左傳等書所引為脫簡

至周隋間孔安國古文尚書出有泰誓三篇與此迥別且與諸書所引泰誓之文多合於是孔穎達直斥此篇為偽而以孔傳所出為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莊則又以穎達所謂真者為偽偽者為真其強詞博辨大概以史記及尚書大傳為據謂漢書儒林傳稱司馬遷作史記多從孔安國問故而史記周本紀已有白魚赤鳥二事是必從安國古文泰誓中求則白魚赤鳥之為真泰誓無疑也又尚書大傳出白伏生而其中泰誓傳云太子發升於舟

卷一

辛

亥餘叢考

白魚入於舟中有火流於王屋化為赤鳥二足是又與當時所傳泰誓中語相合益可見白魚赤鳥之為真泰誓也其證佐可謂確矣然此泰誓一篇本係別出劉向謂武帝時民間得之於壁間王充論衡謂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之雖所傳時代不同要其為單行獨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國古文中所有則鑿鑿不爽况伏生書本二十八篇而史遷云二十九篇孔穎達謂當時此泰誓一篇已盛行遷遂并入伏生書內而總為二十九篇耳是遷方以此為伏生今文而西莊反以為史遷引用安國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以尚書大傳與此泰誓相合為證按伏生傳書在景帝

時而此泰誓出在武帝時則大傳在先此泰誓在後明係漢儒因武帝購遺書遂依仿大傳造此泰誓一篇托為得自壞屋者而獻之或謂泰誓原文若本無此魚鳥等事則伏生之徒何由憑空撰傳此更不然也大傳所記多有與尚書本文不相涉者不過因某朝有某事即附敘某朝書篇之下

就見尚書大傳條內不得謂此傳必從泰誓真本而出也然則此泰誓一篇昔人久斥為偽不必再翻公案反以為真而以今泰誓三篇為偽也至邢凱坦齋通編以左傳紂有億兆夷人數句杜預註謂今泰誓無此文凱乃駁之以為現在泰誓篇中而預以為無此文豈偶忘之耶此又不知杜預時但有白魚赤鳥之泰誓而今泰誓三篇尚未出也而遂據今泰誓以折之此又宋人之陋也

卷一

辛

按穎達所斥偽泰誓今雖不傳然尚有散見於他書者董仲舒天人策引泰誓云白魚入王舟有火流於王屋化為赤鳥周公曰復我復我哉司馬遷引泰誓云師尚父左杖黃鉞乘白旌以誓曰蒼兕蒼兕爾來與爾舟相後至者斬馬

鴻運泰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于上至於王屋流為鴈五以數俱來舉火漢書郊祀志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承年正天之大律平當傳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承年正泰誓云太子發升于舟到款三統歷引泰誓云丙午速師又漢書谷永傳引書曰自絕于天又引書曰適用婦人之言顏注皆曰今文泰誓以上各條皆漢武帝時所出泰誓之文也

帝乙卽成湯

周易乾鑿度謂易帝乙歸妹所以彰湯之美能順天地之道立嫁娶之義也因引孔子之說謂尚書自成湯至於帝乙此湯之元孫之孫也而歸妹之帝乙卽湯也殷